

卷之四

琴史序

琴之為器起於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其材則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興衆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篁朱襄氏之瑟葛天氏之八闋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土鼓蕢桴葦籥源源以流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帝嚳作六英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此為重焉周官大司樂之奏宗廟也閔睢之詩云窈



窈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中也鹿鳴之詩云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廷也禮云春誦
夏絃太師詔之教之庠序也士無故不徹琴
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用
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臣恭肅
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
序是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去
淫佚至於移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
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嘗不知琴也達則推
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躬
其操弄遺名或傳於今孔子既没下逮戰國

禮樂廢缺人忘其學寢及漢唐之間薦紳士
夫不以樂為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
覽得意於微絃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
之君子宜為之哀次而褒顯也余經述之暇
每願學焉而病故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畫
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
因疏其所記作琴史方當
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
則是書也豈為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吳
郡朱長文伯原序

琴史卷第一



朱長文伯原

帝堯 成湯 文王 周公 夷齊 伯奇 顏子 閔子 原思

帝舜 太王 武王 孔子 箕子 介之推 子張 子路 宓子賤

大禹 王季 成王 許由 微子 史魚 子夏 曾子

帝堯

帝堯宅天下其聖神之妙用則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也其事業之餘迹則巍巍乎其有成功者也揚子嘗云法始乎伏羲成乎堯匪伏羲先禮義哨哨夫琴者法之一也當大章之作也琴聲固已和矣舊傳堯有神人暢古之琴曲和樂而作者命之曰暢達則兼濟天下之謂也憂愁而作者命之曰操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夫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堯孰能當之

帝舜

舜繼堯位刑政日以明禮樂日以備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言天下之治前此則未備後此則無以加也帝之在側微也以琴自樂孟子曰舜在牀琴蓋雖更叟象之難而絃歌不絕所以能不動其心孝益烝也舊傳有思親操此之謂乎及有天下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當是時至和之氣充塞上下覆被動植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和之極也

大禹

大禹悼絲績之不成而哀堯民之墊危於是
垂四載歷九州過家不入以平水土觀洪水
襄陵泛丘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湲志
在深河也名曰禹操或曰襄陵操及嗣舜之
業嘗作大夏夏大也言治水之功為大也

成湯

成湯承契之基逢夏之亂脩仁行義以率諸
侯嘗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
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舊云有
訓政操其謂此乎或曰畎畝操也蓋湯聘伊
尹於剛畝而作也

太王

太王嗣后稷公劉之烈居于邠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王子何患乎無君我
將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舊說雖如
此詩不云乎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又曰周原膺
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蓋岐之地

美於幽其遷于岐也非苟然也謀之素也余
作詩說嘗言之矣太王於是作岐山之擇蓋
以思積累之艱難而悼戎狄之猾也韓退之
謂岐山操為周公之作然據琴操云太王自
傷德劣不能化為夷狄之所侵喟然歎息援
琴而鼓之則宜為太王自作也其辭曰戎狄
侵兮地土移遷邦邑兮適于岐丞民可憂兮
誰者知嗟嗟柰何余命遭斯太王能貴已而
拊其民是以肇基王迹不亦美哉

王季

王季太王之子太王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

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祗迪厥德
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
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王
季既立思太伯不得見於是作哀慕之歌見
于琴操其首云先王既徂長實異都哀喪傷
心未寫中懷又曰瞻望荆越涕淚雙流伯兮
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寫我憂嗚呼太
伯王季孝友純至周室席是以王其積德可
謂深厚矣詩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其
此之謂乎

文王

文王當紂之時獨行仁政養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諸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之在羑里也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及其出也作拘幽操或曰離憂操所以傷已之不幸而不敢怨也琴操載其辭惡紂而欲誅

之後人之所述也豈文王之心哉三分天下以服事商文王之心也韓愈作羑里之操卒句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知之矣然則紂不赦則文王如之何曰揚子云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為聖人聖人既受天命雖紂如文王何昔孔子嘗學文王操於師襄蓋文王所製操非一後人不能盡得其傳也琴操有云文王既得太公作思士曲此殆是歟

武王

武王既承文考之緒終其伐功一戎衣而天下定還至于周中夜不寐周公即王所曰曷

為不寐王曰我未足天保何暇寐舊傳有克
商操蓋雖集大統而未忘天下之憂也非幸
紂之亡而矜其武功也

成王

成王即位年在幼冲能任周公以政七年有
成禮樂大備囹圄空虛於是周公歸政天子
天子垂拱守成而頌聲洋溢瑞物惣至乃作
神鳳之操召康公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此之謂也

周公

周公以聖人之才佐文武定王業相成王致

太平於是四海和會越裳氏重九譯而來貢
周公曰此非旦之力也文王之德也迺援琴
而鼓之故曰越裳操喜遠人之服而歸美于
先王也或云又有臨深操蓋言當天卜之任
而益加恭諱也當周公之制禮也詩之二南
雅頌皆奏之於歌詠播之於管絃然則二南
雅頌者亦為琴之曲也是故作之朝廷則君
臣和而治本成作之鄉黨則仁義脩而人倫
厚作之閨門則父子親而家道正作之庠序
則師友諱先宗而學藝成琴之所補豈小哉是以
君子重之

孔子

孔子生周之季逢魯之亂轍環天下而不遇
於世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
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謀問魯以踈孔子於
是盛飾女樂以遺魯君時季桓子專政亦不
悅孔子之用也乃受女樂君臣遊觀三日不
朝孔子以謂魯君臣之志荒不在於治不足
與有為遂去之他邦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彼婦之謂可以出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然猶徘徊不忍去復迴望魯國而龜山蔽
之乃歎曰季氏之蔽吾君猶龜山之蔽魯也

故作龜山操其辭有云無斧無柯柰龜山何
斧以喻斷柯以喻柄無斷割之柄則不能去
季氏也自魯適衛過曹鄭遂至陳久之復適
衛既不得用將西見趙簡子而聞竇鳴犢舜
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矣夫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
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涸漁則蛟龍
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操
者蓋琴操所謂將歸也其辭曰秋水深兮風
揚波船檝顛倒更相和歸來歸來歸為期秋

水深者險難也。風揚波者威暴也。船楫顛倒者行不以道也。遭時如此不歸，何以哉？又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鷂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及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講誦絃歌，不輟。後自衛反魯，遇隱谷，有幽蘭獨茂。子喟然曰：「蘭，香草也，而與衆卉為伍，如聖賢倫於鄙夫也。」乃作猗蘭操，其辭有云：「如何蒼天不得

其所道，遙九州無所之處，感憤之深切也。又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崩斃其阪。仁道則遁，求之若遠。遂迷下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霑潺湲。孔子去魯，九十四歲而後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復求仕於魯。是刪詩定書，論禮正樂，作春秋，贊易道，而六經之道燦然大備矣。其刪詩三百也，孔子皆絃歌之，合於雅而後取也。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

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此因夫子之好琴而寓言也孔子以魯哀公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余嘗讀龜山之辭而哀至聖之不得位聽將歸之歌而傷濁世之多險難聞猗蘭之名而歎盛德之不遇時也然則使孔子見用則魯將復興乎曰夫子之為司寇也外沮齊侯以壯邦君之威內隳三都以削大夫之勢可謂勇於有為矣使其得志之乂則將興魯尊周以復文武之治故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豈過論哉

許由

許由堯時隱人也舊說云堯嘗遜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且耻之逃去隱於箕山故傳有箕山操今山上有冢存焉太史公嘗疑之謂其不概見於六藝也雖然說者傳之尚矣庸得畧耶古聖人之清者固有不以天下易其樂揚子謂由無求於世信矣凡琴操之名于後者或其自作之或後人述而歌之耳

夷齊

夷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以國讓其弟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於是與叔齊偕歸之及武王伐紂獨二人

者以為不可武王不聽遂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此所謂采薇操也遂餓死于首陽山蓋耻商周干戈之事而思堯舜揖讓之節萬世之下聞其風者亂臣為之竦懼孔子以謂求仁得仁孟子以為聖之清者

箕子

箕子者紂之族也太史公云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

不聽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也予嘗考之箕子事紂為太師王子比干為少師箕子先諫紂怒而囚奴之比干又諫紂怒而殺之微子知其必亡遂去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商有三仁焉所謂為之奴者紂使為之耳武王數紂之罪曰囚奴正士及其克商也釋箕子之囚非佯狂也離拘之作蓋自痛悼羅於拘囚也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此之謂也

微子

微子者紂之庶兄也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則懼商祀遂滅於是去而歸周孔子稱仁焉嘗作傷殷操蓋見其暴亂以至于顛濟所以寓哀於絲桐也成王既誅三監命微子以嗣成湯之後為周室所賓禮云

伯奇

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以詩顯於周宣王之時吉甫長子曰伯奇次日伯封伯封繼室之子也故欲立之紹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君登臺觀之乃真蜂領中顧伯奇曰蜂虻我趣為我掇之吉甫望見以其妻之言為

信於是放伯奇伯奇自傷無辜見疑作履霜操以寓其哀其辭有云孤息離別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余每聞其音未始不為之嗟惻也其父始非不賢而卒蔽於諛以滅天性命也夫莊子所謂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信夫

介之推

介之推者事晉公子重耳重耳被諛得罪於獻公奔亡在外十九年子推從行備歷勤苦及公子即位是為文公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且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

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
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乎遂隱而死嘗作龍蛇之歌曰有龍矯
矯遭天譴怒捲排角甲來遁于下志願不與
牠得同伍龍蛇俱行身辨山墜龍得升天安
厥房戶蛇獨柳摧沈滯泥土仰天怨望網繆
悲苦非樂龍伍悞不眚顧蓋既有此辭則時
人當播之絲桐之間矣之推節士也晉侯方
與羣卿圖霸中原故未遑賞而之推秉志高
厲遁而去之風烈凜凜足以傲貪而矯淳美

史魚

史魚者衛靈公之大夫也孔子嘗稱其直靈
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
事史魚患之以諫公公不聽史魚病且死戒
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
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
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魚死
其子不敢違靈公弔之問其故知以尸諫也
有諫不違之歌見於琴操然琴操言其飲藥
以死殆非也家語劉向新序俱云病耳

顏子

顏回字子淵道德充茂去夫子一間耳孔子
氏之門人蓋未有不知樂者况子淵乎故一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
改其樂知樂之致也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
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
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曰汝徒
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
大也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
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為顏回拜乎日回亦得之

矣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聖門之高弟也既除喪而見
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禮經稱焉

子夏

卜商字子夏以文學見稱大君子之門嘗受
書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居河洛之
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
歌先王之道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忽不知憂
患與死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

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
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古者喪既除必鼓素
琴示民有終也子夏之志所以使民企而及
之者也子張之志所以使民俯而就之者也
其行雖不同同歸于正而已

閔子

閔子騫名損以孝見稱三年之喪畢見於孔
子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
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謂其哀未盡而
能斷之以禮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瑟焉閔
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

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
利歆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
所感若是乎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
曰然汝言是也吾向見貓方捕鼠歆其得之
故為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曰是閔
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然則登孔氏之堂者
孰非知樂者乎

子路

仲由字子路以政事才勇著名嘗鼓琴孔子
聞之謂冉有也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
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于北

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在于躰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躰夫然者乃所以為危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不忘商紂好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種德含和而終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

之致乎今由也匹夫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夫子雖稱其改而子路卒不得其死豈其禍難之萌先見于音聲夫子知而戒之乎夫子遭厄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病莫能興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及孔

子之於宋宋人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俗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立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是非立之罪也命矣夫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圍者解甲而罷蓋孔子之門雖造次顛沛不捨絃歌是以處窮而彌泰獨立而不懼終致於無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晚事孔子當孔子之在陳蔡也曾子少未及從行故孔子

論德行不及曾子孔子還魯而曾子行益高故為之作孝經曾子嘗耘禾誤斷其根曾皙怒擊之幾死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向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然孔子聞之而怒曰舜之事瞽瞍小捶則待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死則陷父於不義矣曾子造孔子而謝過曾子嘗夢狸不見其首以為不祥援琴而鼓之作殘形操有立於戶外而聽之者曲終入曰善哉鼓琴

乎身已成矣而惜未見其首也蓋夢狸而無首此為恠祥君子居正以俟命福至不喜禍至不慄故鼓琴以寫其意而曾子卒無禍後之君子可以監矣又有歸耕之曲曰往而不返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見於琴操萬世之下言孝者必稱子輿美夫

原思

原憲字子思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居環堵之室子貢乘肥馬衣輕裘往見之憲楮冠藁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衿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無財之謂

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慚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舊傳有商頌操此之謂也余嘗於語觀原思之問天子之答知其道甚高志甚完未嘗不歎慕其賢也

子賤

宓子賤名不齊為單父宰彈鳴琴聲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子賤任人子期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故異也然子賤豈徒鼓琴而已哉固能作樂以平心氣審音以知政教心氣既

平政教既得有不治哉孔子稱之曰尚德哉
若人賢之深也單父至今有子賤祠及琴臺
存焉

琴史卷第一

琴史卷第二

朱長文伯原

涓子

琴高

冠先

楚商梁

師曠

師襄子

瓠巴

師文

鍾儀

師經

榮啓期

伯牙

鍾子期

邠忌子

雍門周

子桑

屈原

宋玉

卞和

牧犢子

商陵牧子

崔里子高

屠門高附

龍丘高

樛里牧恭

附肅政

三士

離須明先附

衛女

百里奚妻

伯姬保母 樊姬
毛女

魯女

涓子

涓子古之仙者也好餌木又授伯陽九仙法
乃得不死嘗著天地經四十八篇琴心論三
篇為道家所貴余恨未獲見其書也劉向贊
之曰涓子老餌木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
理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棲遐峙
夫道家本清淨無為猶資琴以和其神况汨
汨塵空可不思雅音以滌煩滯耶

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能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
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二百餘年後辭入涿
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
傍設祠琴高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
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劉向贊云琴高晏
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沈涿中出躍鱗鱗
入溟清中是任水化其樂無窮此皆靈仙以
琴自娛養者也

冠先

冠先者宋人也有道術釣於睢水之旁宋景
公問道不告即害之後人見其踞城門之上

鼓琴數十日而去鄉人家奉祠焉劉向贊
之曰冠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
遷歷載五十撫心來旋夷侯宋門暢意五絃
蓋仙類能琴其竒指孰得而聞哉

楚商梁

楚商梁老或曰莊王也聲之誤以為商梁耳
琴操云商梁出遊九臯之澤覽漸水之臺張
置杲周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竇電冥
大水四起霹靂下臻玄鶴翔其後白虎吟其
前懼然而驚顧謂其僕曰今日出遊豈非常
之行耶何其災變之甚也於是商梁歸其室

琴而歌作霹靂引余以謂苟非人君則何以
出畋獵如此之盛遇風電如此之懼耶其云
莊王者殆是歟昔人有云楚莊王無災而懼
此亦近之其卒句云國將亡兮喪厥年夫畏
天之威而惟危亡之憂者所以不亡也舊傳
莊王有琴名繞梁然則莊王固能琴耶

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人也生而失明然博通前古
以道自將諫諍無隱或云嘗為晉太宰晉國
以治蓋非止工師之流也其於樂無所不通
休咎勝敗可以逆知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
聲楚必無功已而果然至於鼓琴感通神明
萬世之下言樂者必稱師曠始衛靈公將之
晉舍於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
不聞乃召師涓問其故且曰其狀似鬼神為
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明日曰臣得之矣然
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
去之晉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
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即令師涓援
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
不可聽平公曰何道云師曠曰師延所作也

人在上民不懼於兵役不勤於財用則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豈復有牧犢之歌哉聞其聲
足以戒也嗚呼匹夫銜冤則陰陽為之感動
庶士抱怨則金絲為之增哀為政可不諱廟歎

商陵牧子

商陵牧子者娶婦無子舅姑將去之婦聞中
夜而起倚戶悲嘯牧子於是援琴鼓之作別
鶴之操為物介潔而薄於情欲蓋既以傷離
又自勉以義也韓愈作操辭云江漢水之大
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安可相隨飛雖有
所不忍其如義何

霍里子高 屠門高附

霍里子高者蓋隱君子也為朝鮮津卒且方
刺船有狂者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
之不及遂溺而死於是撫箜篌而歌曰公無
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柰公何曲終遂
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鼓之作
箜篌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然則
古人豈無意耶蓋嗟世之人怵於勢汨於利
視熾危不少知避以至罹禍喪軀者多矣其
與狂者之蹈深淵何以異哉故作此引足以
戒也又琴操有屠門高者秦倡也秦時采天

者數十人其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曲彌高者其和彌
寡此雖言歌通於琴也王又自云嘗援琴為
和竹積雪之曲然則王固為琴矣當戰國時
雖俗聰已喜哇淫而古曲猶有存者如陽春
白雪是已去古寔遠雅聲益訛惜哉

卞和

卞和楚人也得玉璞獻之楚王王使玉工相
之曰石也王以為詐削之王薨復以獻王又
使玉工相之亦曰石也王以為詐再削之及
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於荆山中共王聞之

問其故對曰寶玉以為石正士以為謾此臣所以悲也共王命剖璞觀之果玉也天下謂之和氏之璧和既伸其志於是信立追怨之歌見於琴操夫為和之計者胡不自琢而藏之蓋以天下之寶希世之珍必為國器不忍以為一己之私也然抱之他邦何往而不售雖屢則其足猶眷眷於其國卒泮羣疑而章至寶豈非忠厚哉

牧犢子

牧犢子者年七十而鰥居出薪於野見雉雌雄並飛有感而作朝飛之曲事見琴操夫聖

矣夫周雖多寓言然傳識於幽適之士固亦有實矣古人處窮厄而弦歌不輟者所以平其心氣而不至墮獲也寧死而已肯蹈於非義哉

屈原

屈原者楚之賢大夫懷王之時秦欲吞兼諸侯屈原為楚使於齊以結其援秦聞而患之使張儀賂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共譖屈原遂放於外懷王絕齊與秦為秦所欺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及襄王立又聽讒放屈原於江南屈原眷眷於楚雖遭擯逐而不忍去其

國也雖在厄窮而猶莫悟其君也然卒不復
屈原發憤耻居濁世自投汨淵以死世傳有
白沈曲而離騷之名亦播琴中其感憤傷切
猶有遺音疑後世推其意以度此曲故然也

宋玉

宋玉者楚人也為屈原弟子善賦類屈原而
哀傷感憤曲伸諷諭楚威王嘗問曰先生其
有遺行耶何士民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客
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
和之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
之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人屬而和之

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戴羽旗野遊則
馳戈獵乎平原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
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
千秋萬世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懷曲
池既已漸墳墓既已平嬰兒美廟子樵採者躑
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
是乎於是孟嘗君為之悲慘泣焉承臉雍門
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
泣增哀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君破
國亡邑之人也蓋雍門生者齊之辨士也彼
見孟嘗壇執國命久矣又方以薛驕齊忽於

遠謀上不能尊其君下不能定其嗣故以琴
諫其後孟嘗君死諸子爭立國遂絕而齊亦
衰矣

子桑

子桑者莊周嘗稱之子輿與子桑友而霖十
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畏飯而往食之至子
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毋耶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
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者命

人民則皆在其中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王
曰善忌善推琴之理以通於政悟主心以取
相印當是時齊國天下莫彊焉信乎鄙忌善
知音而威王善用人也然則君子之為琴也
豈止繁絃羨奏而已哉固將以治人也子賤
以為一邑鄙忌以相萬乘皆有得於琴者也

雍門周

雍門周齊人也雍門者齊之東門也始韓娥
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
繞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不去過逆旅
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長幼悲愁垂

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
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止忘向日
之悲也故雍門之人特喜歌哭效娥之遺聲
至周尤稱為能始以哭于孟嘗君又繼之以
琴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
臣獨焉能使足下悲乎所能令悲者先貴而
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
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擯厭無所告
愬臣一為之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下千乘
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
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旗舞鄭妾麗色淫

聲甚悲旦召問之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
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死臣之母得而
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見母三
年於此矣昨日偶睹之意欲贖之無財又身
為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子期曰悲在心非
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人而木石應之以至
誠故也蓋子期於音皆然非獨琴也夫志有
所存則見於音君子知其音以逆其志則得
焉或識於斯須之間或知於千載之下各若
符節周哀樂散世罕知者以伯牙之藝而獨
一子期能知其志子期死是以發憤而絕絃

也後之人知其曲者鮮矣又况察其音亦鮮矣又况探其志者乎

鄒忌子

鄒忌子者齊威王之相也號曰成侯始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子推户入室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案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鄒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醲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蓋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以是知其善也何獨語音治國家而弭

伯牙古之善琴者也見稱於春秋之後雜見於諸家之書嘗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神妙寂寞之情未能得也成連曰吾雖傳曲未能移人之情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與子共事之乎乃共至東海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牙心悲延頸四望寂寞無人徒聞海水洶涌羣鳥悲鳴仰天歎曰先生亦以無師矣蓋將移我情乎乃援琴而作水仙之操云荀卿嘗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鳥獸猶感之况於人乎

鍾子期

鍾子期楚人鍾儀之族伯牙之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汝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知音也子期夜聞擊磬者

右請誅之師經曰臣聞堯舜為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為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吾君也文侯釋之不加罪古者工執藝事以諫雖在戰國猶或餘風尚存文侯能容之賢哉

榮啓期

榮啓期魯之隱者也孔子遊於泰山見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之樂多矣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

有不見日月不免強裸而死者吾今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孔子既聞琴為之說樂三日其和聲所感如此夫人之常情不樂乎內而樂乎外是以貧則思富賤則慕貴生則懼死乃僥覲於性分之表沈酣於聲利之域而不能自復者皆是也如啓期之樂人孰無之柰何不樂哉故道家者流喜稱啓期之為人足以警夫貪而不止者也

伯牙

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而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洑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冰威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郤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夫心者道也琴者器也本乎道則可以周於器通乎心故可以應於琴若師文之技其天下之至精乎故君子之

學於琴者宜正心以審法審法以察音及其
妙也則音法可忘而道器真感其殆庶幾矣

鍾儀

鍾儀者楚人也見拘於晉晉侯觀于軍府見
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
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
也乃命歸之當衰亂之世賢者任於伶官至
其執於強國猶能守節自免也

師經

師經者事魏文侯使經鼓琴問曰使我言而
無見違不亦樂哉師經以琴撞文侯不中左

得其教也有問曰已習其教可以益矣孔子
曰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
孔子曰未得其為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
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
人矣黜然而黑頎然而長曠如望羊如王四
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
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夫以琴為聖人師其工
妙矣然師襄之學徒知其音聖人之學必得
其意其過褻遠矣其先授以聲而未授以名
者蓋古人之教人者常待學者之自得而未
盡告也自得則悟之深而左右逢其原矣

瓠巴

瓠巴者楚人也善鼓琴而鳥舞魚躍和出于中而物格于外藝之至也或曰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蓋其兼善於瑟也

師文

師文鄭人也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

商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謂清商者不如清徵公使為清徵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角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聽之將敗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晉國大旱赤地三

年然則琴者樂之一器耳夫何致物而感祥也日治平之世民心熙悅作樂足以格和氣暴亂之世民心愁蹙作樂可以速禍災可不誠哉世衰樂廢在位者舉不知樂然去之伐未遠工師之間時有其人若師曠者可不謂賢哉及夫亂久而極雖工師亦稍奔竄是以擊于繚缺之疇相繼亡散而孔子惜之也

師襄子

師襄子蓋魯人論語所謂擊磬襄者是也夫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襄子曰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

下美女以充後宮幽愁怨曠成致災異屠門高為之作琴引以諫焉然太史公作滑稽傳獨不及高者何耶琴操之言未足盡信也

龍丘高

龍丘高者楚人也父客勸游思歸於楚心悲不樂於是彈琴作楚引以象其風俗摠其志意焉彼思歸而不得者將迫於干戈困於艱窶使然是亦足哀也已

擣里牧恭附聶政

擣里牧恭報父之讎竄于山澤夜聞馬鳴以為追與遽奔而亡詰朝視之乃有馬迹意謂

天馬也曰天以此警吾耶於是深遁于澤中
援琴鼓之作走馬引以象天馬之聲恐懼之
狀也以其發於義烈故君子有取焉耳琴操
又有聶政刺韓王曲云聶政嘗遇僂人教以
鼓琴琴成入韓其事與史記聶政傳大異史
記云刺韓相俠累此云韓王宣從史也此曲
雖載之樂家然刺客之事非管絃所宜也

三士離須明

其思葦子城與石文子叔愆子三人詣楚至
於險阻而逢飄風暴雨絕糧無衣度不能並
生於是二人者以葦子為貴共推衣餉以活

葦子而二人者死之及葦子至楚楚王燕之
葦子引琴為別散之聲王聞而問焉葦子道
其故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乃賜葦子金而
命葬二子故有三士窮之曲又有其門離須
者其兄從軍久不歸而離須復當遠行轉餉
離須有季弟將使寓於他室弟淚不忍別欲
從其長兄離須固止之而弟固欲往及離須
還訪弟而不得故有子安之曲又有楚明光
之子組始明光事楚昭王銜命使趙有羊申
甫者譖其有他志昭王怒將囚明光明光遁
去其子組作追怨之歌嗟乎聞三士窮之曲

可以篤朋友之義聽子安之篇可以先廟進忠孝之誠雖然其事不參見於他書疑其姓名有抵牾故共為之傳以存其槩云耳

衛女

衛女者嘗作思歸引見於琴操云涓涓泉水流及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今國風有泉水之詩與此頗同其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以自見即其事也聖師善其既嫁而能憂其宗國又以禮格情故有取焉耳琴操以謂邵

國聘之而君薨其太子欲留之女不從遂死蓋不見毛氏詩耳操與經傳不合者多矣余不暇悉糾其謬也

百里奚妻

百里奚妻者當其夫之窮阨而相夫及既相秦迺託為澣婦一日百里奚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拊弦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持五羊皮臨當別行食乳雌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章皆類此乃知其為故妻也於是還為夫婦亦可謂女子之善為謀者矣當其夫之得志美色盈前聞故婦之來則

將娟嫖以加害不託為澣婦則孰為通哉

伯姬保母

伯姬保母者嘗作伯姬引存於琴操伯姬者魯女也為宋共公夫人共公薨守禮固節魯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有詞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春秋賢之其母悼伯姬之遇災故作此引嗟乎伯姬之高行絕於人遠甚百世之下聞其事者可使艷妻潔淫女靜況聆其聲乎

樊姬

樊姬者楚莊王之妃也莊王愛幸樊姬不敢專席飾衆妾使更侍王以廣繼嗣之路一日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立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姬曰妾幸得執中櫛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王同位者數人矣今虞立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為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虞立子稽首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以其君霸莊王曰吾國所以治者樊

姬之力也樊姬自以諫行志得作烈女引曰忠諫行兮正不邪衆妄夸兮繼嗣多琴操雖有此辭殆未足盡樊姬之意也嗟乎樊姬可謂烈女矣於宮中有逮下之惠於朝廷有進賢之助足以爲後世法矣

魯女

魯女者魯之次室女也當未嫁時倚柱吟嘯有憂國傷民之心隣人疑其欲嫁此女於是自傷懷潔致疑入於山林見女正之喟然感歎乃作正女引曰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拔合秀英兮脩身養行建令名兮厥道不

移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徹清兮蓋嗟濁世之不見知也然琴操謂其自經而死此殆非也人雖疑之心自無怍以死誰懟邪古人雖重義捨生於此而死非義也古之女子且有閔時之心况君子哉

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所止巖中有鼓琴聲劉向贊云得意巖岫寄歡琴瑟

琴史卷第二

琴史卷第三

漢高祖

四皓

稷丘君

張安世

劉向

桓譚

馬融

杜夔

三阮

漢元帝

竇公

淮南王安

師中

王昭君

劉昆

蔡邕

孫登

季流子

朱長文伯厚

元后趙后附

周太賓

司馬相如

趙定龍德

宋勝之

梁鴻

蔡琰陳脩明附

阮瑤

嵇康

張翰

漢高祖

顧雍

顧榮

漢高祖既定暴秦帝天下十三年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老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也筑似琴而後人播之絲桐名曰大風起者號令及天下

也雲飛揚兮兮澗澤澗加生民也安得猛士守四方者憂海內之未輯寧也王通曰大風安不忘危此之謂也

漢元帝

元帝嗣承孝宣柔仁好儒而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幽眇夫為人君而知音樂固宜去鄭復雅以成一代之樂孝元徒能鼓之而不聞有所更化曷益於治哉元帝子定陶王亦知音帝稱其才史丹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於絲竹鞞鼓之間則

是陳惠李微高於丞相衡可以相國也蓋徒知音而不能復雅固一技耳

元后

元后王氏父曰禁其母趙郡李氏女也后幼時使下數者相之曰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后書學鼓琴五鳳中獻之年十八矣其後作合于漢配元生成蓋其藝亦足以過人故能起於賤微也又孝成趙皇后祖大力父萬金皆工習音樂至后以歌舞召入宮大幸立為皇后亦善鼓琴為歸風送遠之操有寶琴曰鳳凰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音

賢烈女之象蓋能飾其器未必能樂其音也終為漢之褒姒云

四皓

四皓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此四人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採芝以食故傳有採芝操及高祖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高祖客以遇焉太子得以為羽翼遂用自安蓋四賢者皆遁世無悶者也彼聞秦滅漢興豈不欲一出哉蓋高祖召之禮不備故不至太子召之禮

備故至然度太子材不足以有為也故雖至而復去焉王元之以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竇公

侯

竇公者逮事魏文侯為樂工至文帝時生百八十年矣文帝問之對曰臣年十三失明文母哀其不及眾伎遂教鼓琴臣導引之餘無所服餌出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也享壽之遠如此豈非內無情欲之惑外有聲樂之助以致然邪更秦之暴而能存古書可謂能守其業也

周太賓

周太賓於秦時學道與巴陵侯姜叔茂君居曲山下多才藝尤精於琴以教麋長生孫廣田廣田即登也登能彈獨絃而成八音本太賓教之也太賓後為蓬萊左卿又傳馬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絃五音並奏此仙家之異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下隱者也當武帝時已老矣而齒髮倪黑帝嘉之屢有賜予及東巡泰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抱琴來迎拜武帝

曰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果然帝還為稷丘君立祠焉其所以抱琴者示其常所從事也

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好書鼓琴故傳有八公操八公者皆神仙也以王好道術乃往謁之初詣門皆鬚眉皓素俄化為十五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王聞之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張綺帷設象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禮以求教八公復為老人告王曰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一人能收繫

虎豹役使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一人能乘虛越海呼吸千里一人能入蹈水火兵刃莫中一人能變化轉徙惟意所為一人能防災辟害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為金乘龍太清在王所欲王遂受丹經藥成未服會雷被事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曰可以去矣乃與公登仙山大祭即日登天然漢書以為安自殺不著其仙去也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以文章名漢世而少善鼓琴嘗客游臨邛臨邛令與之相善邑

富人卓王孫知有貴客為具召之酒酣臨叩
令前奏琴曰竊聞君善綠綺願以自娛相如
辭謝為鼓一再行卓氏女文君竊從戶窺心
說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納之故史氏謂
長卿以琴心挑文君嗚呼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使其無卓氏之疵豈不為完士哉雖然其
晚節稱疾閑居不慕榮貴斯可尚也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御史大夫湯之子年十五為
侍中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後封富平
侯為衛將軍

師中

師中東海下邳人傳言師曠之後喜雅琴漢
志有師氏八篇中所作也或云師中為漢武
帝鼓琴而奏琴書其後下邳人猶多好琴以
中故也

趙定龍德

趙定者渤海人也龍德者梁國人也宣帝元
康神爵間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與協律
之事丞相魏相奏二人者能鼓琴帝皆召之
入見宣室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
語時聞燕為散操聞者多為之涕泣漢志載

雅琴趙氏十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即此二人所作也劉向云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惜哉二書之逸不克究其詳也漢世雅樂未立鄭音作於朝廷遍於天下獨定也德也中也以雅琴為事蓋好古博雅之士也

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世大儒嘗作琴傳并頌向博極羣書所著必精備余不得見之惜哉或云揚子雲嘗制琴清英今皆逸矣

王昭君

王昭君名嬀始以良家子事漢元帝時呼韓

邪單于來朝求婚於漢帝以昭君賜之昭君色殊絕不見荅於元帝而遠嬪虜庭單于以為闕氏然終不能忘漢也於是作怨曠之歌見於琴操其後辭人歌詠載於樂府者多矣

宋勝之

宋勝之字即子南陽安衆人也以孝慕信義聞友太原郇越楚國龔勝師事兗州刺史閻蘭蘭為荊州請勝之為從事勝之辭焉去游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太原太守陳咸使勝之兄弟其姊召之姊不肯曰勝之有高世之節我呼之將來以我損勝之高節亦

不願也咸乃止更別使人呼之果不來元始
三年卒或曰勝之常挾琴牧羊巨澤中漢王
知其賢將聘之屬以政勝之聞之曰廢牧羊
之任而委四海之務吾弗為也竟逃山中不
起

桓譚

桓譚字君山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因好音
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建武中大司
空宋仲子薦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
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燕輒令
鼓琴好其繁聲仲子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

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謂之
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
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也能自改邪將
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
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仲子失其常度帝
恠而問之仲子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
桓譚者望令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
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蓋譚之知音兼於
雅鄭不能守雅而奏鄭以求悅於上宜其見
咎於君子也前史又言譚堵偈樂何其好之
不醇也歟少時數從揚雄劉歆辨柝疑異嘗

謂子雲大才而不曉音子雲曰事淺者易喜
理深者難識卿何不識雅頌而好鄭聲也蓋
子雲譏其不能為醇儒耳譚又嘗曰吾志樂
聽音終日而心不足由是察之深其旨則欲
罷不能不入其意則一過而已此所以自解
也譚嘗著書二十九篇言當世行事其一篇
曰琴道有發首一章會卒肅宗使班固續成
之蓋能捨鄭而適雅予恨未得而見之嗚呼
去古寔遠正音不聞今之為樂者其孰雅鄭
之辨哉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後也少
習容禮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光武時以老
儒為光祿勳清角之操自師曠後不聞有能
者而昆能知之蓋達於樂者也自昆之後其
知之者鮮矣惜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肥遁之君子也與
其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
書彈琴以自娛故終身寧為傭保而不屑祿
仕者蓋有以助其樂也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高才博洽為世
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尤善鼓琴好吹笛
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
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拜議郎年八十八
卒融雖曉音律特以為玩而非得趣於琴者
也不然何以奢侈詭隨貽譏誚哉嘗作琴賦
或曰有琴歌今皆未見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師事大傳
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嘗作琴賦
曰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

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
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
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發宮商兮動角
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
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截摧
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二
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
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
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桓帝
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
琴即曰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行次

偃師稱疾而歸後應辟累遷議郎疏論奄官
譴徙朔方既會赦還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
嘗經會稽高遷家見屋椽竹東閭第十六可
以為笛取用之奇聲獨絕吳人有燒桐以爨
者邕聞火裂之聲知良材也材以為琴果有
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名曰焦尾琴焉董卓
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將
害邕邕不得已遂應命既至旬日之間歷三
臺卓重其才遇邕甚厚每集燕輒令邕鼓琴
贊事邕亦每存開益後坐卓為司徒王允所
誅天下惜之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酒食召

邕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
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以
告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撫
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向鳴蟬將去
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
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
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由此觀之人之
善惡存於思慮則見於音聲惟知音者能知
之故曰惟樂不可以為偽人之思慮且知之
則世之治亂舉不能隱矣漢世樂道廢缺如
伯喈者一人而已或云邕嘉平中嘗謁鬼谷

先生不遇憇於清溪遊覽巖谷山有五曲曲
有幽居灵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示
馬融王允等異之盖所謂遊春淥水幽居坐
愁秋思五弄得於此也余以為不然伯喈所
以寓其哀思者盖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
耳噫伯喈始不屈於王侯而終見羈於董氏
豈流殛困窘不堪其苦而聊以息有乎將欲
忠論正音規諷暴戾而感發其善心以救生
民乎何所遭之不幸也邕所製焦尾琴至南
齊猶在主衣庫明帝嘗以給王仲雄彈之

蔡琰
陳脩明附

蔡琰字文姬伯喈之女妙音律邕夜鼓琴絃
絕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
絃皆不差謬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
知吳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
觀之何不知也少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
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
在胡中十二年生一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
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還再嫁陳留董祀
嘗感傷亂離追悼懷憤賦詩二章其辭曰漢
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
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疆海內吳義師

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
人脆弱來兵皆胡羗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
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柱馬邊懸男頭馬
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
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問輒言
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
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旦
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
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遣此厄禍邊荒與華異
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

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
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歎喜迎問其消息輒
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
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
存亡永乘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
欲何之人言毋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
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柰何不顧思見
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
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
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
皆歔歎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端往目遐

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
腹為摧敗既蒙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
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
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瑩瑩對孤影但吃
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鬼神忽飛逝奄若壽命
盡旁人相寬大為復疆視息雖生何聊賴託
命於新人竭心自勉屬流離成鄙賤常恐復
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
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畧兮
入西關歷險阻兮之恙蠻山谷渺兮路漫漫
眷東顧兮但悲歡歎真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

兮不能食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
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
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
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塊離兮狀窈溇歲
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明扃不能寐兮
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
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
兮聲嚶嚶樂人具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
清心吐思兮凶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
咽兮涕沾膺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
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

持我号走犖犖頓起復号毀顏形還顧之号
破人情心胆絕号死復生此乃悼漢室之地
絕嗟生民之罹災往則遭戎狄之困辱歸則
痛天性之永隔聞者可為之歎息世傳胡笳
乃文姬所作此其意也漢世有會稽女子陳
脩者善琴寫上虞李氏數妙聲以教諸女及
其子由由年二十號為工名聞京師其母不
善之曰由年五六十乃當為工耳由早卒琴
道不及其母然時人以為能時即有冷仲亦
識音善鼓琴見由自以為不如乃譴之曰年
少率意聲新而多雜如作肉羹釀瓦石其中

豈可食哉

杜夔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邃於聲律聰思過人絲
竹八音靡所不能為魏太樂令紹復先代古
樂皆自夔始帝嘗對賓客欲使吹笙鼓琴夔
有難色帝怒以他事黜之或云夔妙於廣陵
散嵇康就其子孟求得此聲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有道而隱者也好讀
易鼓琴性無恙怒阮嗣宗嵇叔夜嘗從之遊
與之語多不荅叔夜將別戒之曰子才多識

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果遭非命叔夜善
彈琴至見登彈一絃琴以成音曲乃歎服又
嘗聞其嘯聲若鸞鳳之音振動山谷益以為
異後不知所終仙家以為尸解也

阮瑀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伯喈魏祖
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逼後乃逃入山中太
祖使人焚山得瑀送大祖太祖怒瑀不從時
在長安大延賓客召入怒瑀不與語使就役
人列瑀善解意能鼓琴遂撫絃而歌曲曰奕
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

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
他人焉能亂其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
大祖大悅後並與陳琳管記室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居於魏晉衰亂之
際晦迹埋照游乎四方之外也尤嗜酒能嘯
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以為癡而
嗣宗益酣放不自拘卒於步兵校尉年五十
四嗣宗能為青白眼見俗士以白眼待之毋
喪嵇喜來弔以白眼待之喜不懌而去喜弟
康聞之乃賈酒挾琴造焉嗣宗青眼由是禮

法之士薄之如讎矣兄子咸字仲容與嗣宗
為竹林之遊而任達不殊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補始平太守卒子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自得
於懷亦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
長幼貴賤皆為彈之神氣冲和內兄潘岳每
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
淡不可榮辱矣以太子舍人卒年三十

季流子

季流子不知何時人也阮籍嘗稱季流子向
風而彈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
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

互為哀傷非為善樂也夫以哀為樂者非樂
之正也樂者主於和而已矣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有冠倫之才韜世
之量尊生以存道居正以待時而卒不見容
於衰世古今所悼愍者也博總技藝特妙絲
竹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
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
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嘗著琴賦於琴德備矣
其辭曰惟嵇桐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
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合天地之醇

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而獨茂兮飛英
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榦於九陽
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跡而永康且其山川
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岩玄嶺巉岩岵略
嶇塗丹崖峻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
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
液以播雲據神泉而吐溜雨乃顛波奔突狂
赴爭流觸岩舐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
揚濤潏汨澎湃蟹蟪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
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立
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

琅玕瑤瑾翕葩叢集累積渙街於其側君乃
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洧子宅其陽玉醴
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
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
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
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遐俗之士榮期綺季之
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嶸以
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
闕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迥江之威夷寤時
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
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

慕老童於隗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
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斷孫枝准量所任聖人
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變
襄薦法班倕騁神鏤衰厠朗密調齊均華繪
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
客之絲微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
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
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
新聲慘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
宮徵相證衆發並趣上下累應蹠踔磔略美
聲將與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

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渙淫衍
而優渥粲弈弈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
還而競趣翕曄燁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
波浩兮湯湯鬱兮戔戔悌悌煩冤紆餘娑娑
凌縱播逸霍獲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
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合顯
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
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微
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埤如志惟
意所擬初涉綠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
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踏時拊絃安歌新聲代

起歌曰凌扶搖兮懋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
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
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
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
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
馳鷲紛僊壽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
盤桓毓養從容秘翫闈爾奮逸風駭雲亂牢
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曄渙爛英聲
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
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
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

殊時劫倚以慷慨或怨沮而躊躇忽飄飄以
輕邁乍留聯而扶踈或參譚繁促復疊攢仄
縱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
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
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
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鷗鳴
清池翼若游鴻翔層崖紛文斐尾慊繆離纒
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棲挽櫟捋縹繚漱冽
輕行浮彈明嬉睽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
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
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旣豐詹

以多爽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
態之無窮若失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
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
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
滋理董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
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
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
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簫之能倫若
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泰山飛龍
鹿鳴鷓鴣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
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

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造之亦有可觀者
焉然非天曠達者不能與之嬉遊非淵靜者
不能與之間止非放逸者不能與之無亦非
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
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
絃長故微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
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滌幽情矣是故懷感
者聞之莫不惜慄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吟
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敬愉歡釋拊舞
踊溢留連瀾漫喟喟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
怡養悅念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

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
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孝廟其
餘觸頌而長之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
質總中和而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
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主
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踴躍於重淵王喬披
雲而下墜舞鸞驚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
感天地以致和况蚊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
茂詠茲文而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
所貴亂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
難極兮哀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

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
兮嘗為中散大夫時晉將篡魏叔夜不樂仕
進鍾會以康負德望勸司馬誅之康臨刑顧
日景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常從吾學廣陵
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絕矣時年四十
或云康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
久忽有客詣之自云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
致清辯因索琴彈之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
以授康仍誓不傳亦不言姓字此說已恠不
足據也知叔夜之意者惟唐之李勉乎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
孤靜居私門山濤啓用之至惠帝時為侍中
死於忠義當齊王冏輔政紹嘗詣冏諮事遇
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
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
不受冏曰今日為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
康復社稷當執物作則乖之於後紹雖虛鄙
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
竹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私宴所不敢辭也
冏大慚艾不自得而退延祖可謂自重其藝
也

顧雍

吳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
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一清淨敏而易
教伯喈貴異之謂之曰卿必成遠致今以吾
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字元歎言為伯
喈之所歎異也其後佐孫權安輯江表號為
賢相邕誠知人云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人吳丞相雍之孫也以才用
為晉元帝軍司為雅與同郡張翰友善謂翰
曰樂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彥先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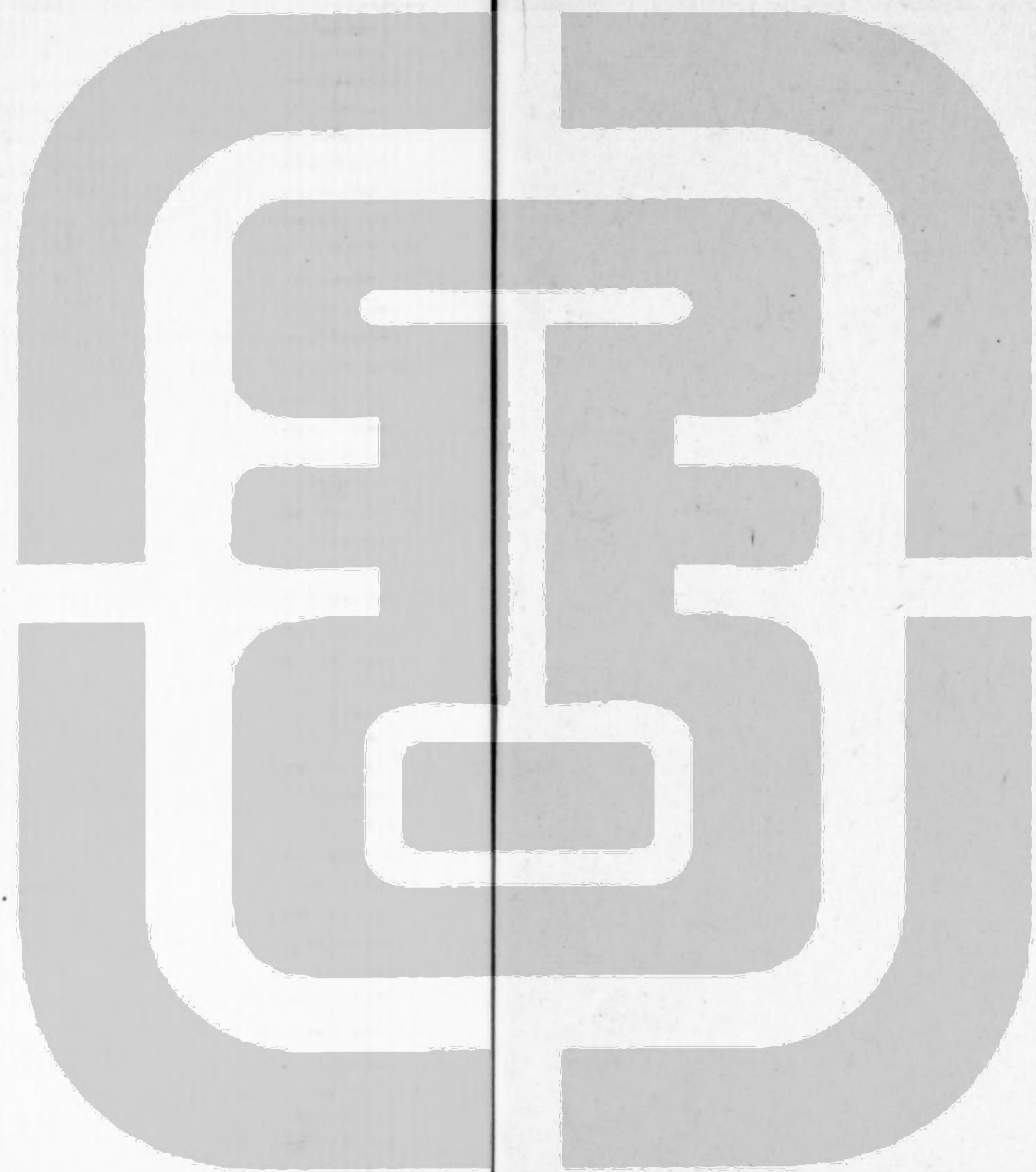
善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坐張翰哭之慟
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而歎曰顧彥先後能
賞此否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張翰

張翰字季鷹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
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政季鷹為彥先曰
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
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
前以智慮後彥先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
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菰菜鱸魚
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遭憂以毀

卒

琴史卷第三



書